

也无风雨也无晴

高尔纯 著

我一向以为，写作如修行，胸中有什么样的境界，笔下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字，想遮掩都遮掩不住。文字的沉稳与浮躁，简朴与奢华，从容与窘迫，淡定与迷乱，潇洒与拘谨，宽厚与刻薄，率真与伪饰，高雅与低俗等等，无不与作者的境界相关。孔子说：“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我认为，而立，不惑，知天命，耳顺，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，都是人生的不同境界，年纪越大境界层次越高才对。就写作而言，境界的修炼远胜于文字。过去人们把写作说成爬格子，好像在服刑役，苦不堪言，其实不然，写作更像登山朝圣，虽然也要费些力气，但毕竟不是修行的阶段，心之所往，情之所属，无怨无悔，心中只会充满快乐的渴望。

人的一生，写作会有不同的立脚点，少年如旭日初升，光华万丈，但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，青年壮年如日中天，尽情挥洒，元

也无风雨也无晴

高尔纯 著

中国  广播电视出版社
CHINA RADIO &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也无风雨也无晴 / 高尔纯著. —北京: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 2009. 12

ISBN 978 - 7 - 5043 - 6029 - 8

I. ①也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29043 号

也无风雨也无晴

高尔纯 著

责任编辑 戴向明

封面设计 丁琳

责任校对 张哲

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电 话 010-86093580 010-86093583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

邮 编 100045

网 址 www. crtp. com. cn

电子信箱 crtp8@ sina. com
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廊坊市人民印刷厂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283 (千) 字

印 张 10.75

插 页 2 (面)

印 数 2000 册

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43-6029-8

定 价 28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序言

我从事写作多年，但真正领略到写作的乐趣，是在退休后。我曾跟别人讲过，说退休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那是吹牛；但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，则是完全可能的。退休后，在时间支配上有了自主权，可以抛开往日公务的羁绊，集中时间来看书写作了，这是最让我惬意的事。过去写作，多是为赶任务，遵命为之，不仅行色匆匆，心态也过于拘谨；现在写作，没这个条条框框了，海阔天高，鱼跃鸟飞，想写什么和不写什么，悉由自己做主，得也在我，失也在我，写作的乐趣油然而生焉。

这些年，我写写停停、停停写写，陆陆续续写了几十篇散文，我没有过去那种急于发表的冲动，却一直徜徉在写作的快乐中。我把自己和自己的经历、见闻，当做写作的对象，在熟悉的素材中窥视和审视自己灵魂的面影，可爱的、可笑的、可咏的、可叹的、无悔的、有憾的，一刹那都被我定格在文字的相框里；感性的回忆，理性的评判，共生于此我与彼我之间。这种自我的肯定或否定所滋生的乐趣，是过去写作所体验不到的。

我常想，社会历史总是由伟人和凡人共同书写的，

只是他们所承担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已。伟人参与历史大情节的设置，风云际会，日月旋转，江山更迭，世风流变，没有他们历史难以精彩；而凡人参与历史小细节的铺垫，生老病死，喜怒哀乐，儿女情长，柴米油盐，没有他们历史难以真实。当然，二者又相辅相成，如果说，“精彩”是伟人的“真实”，那么“真实”便是凡人的“精彩”了。这么想开去，我等凡人的写作不会全无意义。

我自知平庸，没有任何辉煌可炫耀，唯一能示人而无羞惭的是自己真实的情感。我真诚地感激父亲“肇锡余以嘉名”：姓“高”的我，出生于察哈“尔”，“纯真、纯正、纯诚、质朴无华”是父亲的厚望。“尔”即“你”，“尔纯”即“你要纯”的意思，父亲把他的厚望精心镌刻在我的名字里。几十年来我一直背负着父亲的厚望，处世做人，不敢懈怠。父亲的标准太高太严太过于理想化，我今生今世都难以达到，但这不影响我的敬畏和努力。每当听到别人喊我的名字时，我常会猛然间记起父亲的初心，于是把它看成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和好心的鞭策。我在写散文时，也常怀着同样的心情。

我一向以为，写作如修行，胸中有什么样的境界，笔下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字，想遮掩都遮掩不住。文字的沉稳与浮躁、简朴与奢华、从容与窘迫、淡定与迷乱、潇洒与拘谨、宽厚与刻薄、率真与伪饰、高雅与低俗，等等，无不与作者的境界相关。孔子说：“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我认为“而立”、“不惑”、“知天命”、“耳顺”和“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都是人生的不同境界，年纪越大境界层次越高才对。就写作而言，境界的修炼远胜于文字。过去人们把写作说成“爬格子”，好像在服刑役，苦不堪言，其实不然，写作更像登山朝圣，虽然也要费些力气，但毕竟是修炼的阶梯，心之所往，情之所属，无怨无悔，心中只会充满快乐的渴望。

人的一生，写作会有不同的立脚点，少年如旭日初升，光华万丈，但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；青年壮年如日中天，尽情挥洒光热，有时难免过激和冲动；人到老年，像夕阳留恋于西山之

巅，静观大地，默察世情，历史的坑坑洼洼、沟沟坎坎都变得无足轻重，以往的是是非非、恩恩怨怨也化作过眼烟云。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苏东坡的诗句，可以说是对“过来人”心态最形象的刻画，也是我散文写作所努力寻求的境界。

我的散文是十足的凡人小事，有童年的记忆，有成长的经历，有对时人时事的感触，也有对故人故事的缅怀。历史的大河奔腾而去，尽管我们都曾置身其中，但无法窥其全貌，勉强能传达的，只是一点个人的情感体验而已。由于凡人的缘故，这种体验又注定是片面的、琐屑的和微不足道的，惟愿以真诚与读者交流。

在这本散文集即将付梓之时，写了上面的话，是为序。

2009年9月18日



目 录

1 / 序言

第一辑

2 / 蝉之和

4 / 称呼的尴尬

7 / 糊涂难为

9 / 名人与错别字

12 / 大众的羽毛

——六十岁生日戏作

14 / 让心闲下来

17 / 喊山

19 / 为而不争

22 / 乐耕赋

24 / 听李敖有话说

26 / 瞽僧之叹

29 / “俺娘说了”

32 / 过街

35 / 藏拙

37 / 积水潭记

41 / 儿戏

44 / 笑药石记

47 / 芦荟花儿悄悄开

49 / 养狗

51 / 心香

54 / 鸡冠花

——刘岷先生的绝笔之作

58 / 说片名

61 / 待人若读书

第二辑

64 / 我的母亲

72 / 父爱无声

77 / 老人与麻雀

82 / 高爷

88 / 凭虚御风

——回忆郝御风先生

95 / 怀念儒雅

——记道临先生二三事

100 / 涛声如雷

——我读雷涛

109 / 记富仁

第三辑

118 / 多情最是故乡柳

121 / 故乡的葡萄

126 / 武宗“家里”

131 / 老院

139 / 藏儿

143 / “公家豆腐”

147 / 我的小学

153 / 无寻处，惟有少年心

——回忆宣化四中

第四辑

162 / 相逢是苦是甜

169 / 狗咬房子

- 175 / 捡牛粪
181 / “记者” 外记
189 / 怪老汉
193 / 开在人民心上的花

第五辑

- 196 / 回首猴年
——西影厂一九九二年创作掠影
200 / 难忘笑声与掌声
——第十七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侧记
203 / 功德林里菜根香
——访著名影星王丹凤
207 / 我的“三不主义”
——告别西影时的一次讲话
211 / 枫叶如丹照嫩寒
——访新藤兼人先生
214 /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
——记日本现代中国映画上映会
220 / 关于《我的 1919》

第六辑

- 226 / 湘行散记
242 / 感而遂通
——大理感通寺记游
246 / 日月潭记游
249 / 烟花三月下扬州
254 / 热土
——腾冲印象
261 / 泸沽湖女人
——云南采风速写

第七辑

270 / 赤塔练摊儿记

276 / 遥望富士山

279 / 巴黎视角

——登埃菲尔铁塔

284 / 感受西班牙

——出访西班牙日记

315 / 寻踪罗生特

——访问奥地利、德国随笔

331 / 后记

第一辑

是的，

蝉声也许不如八哥动听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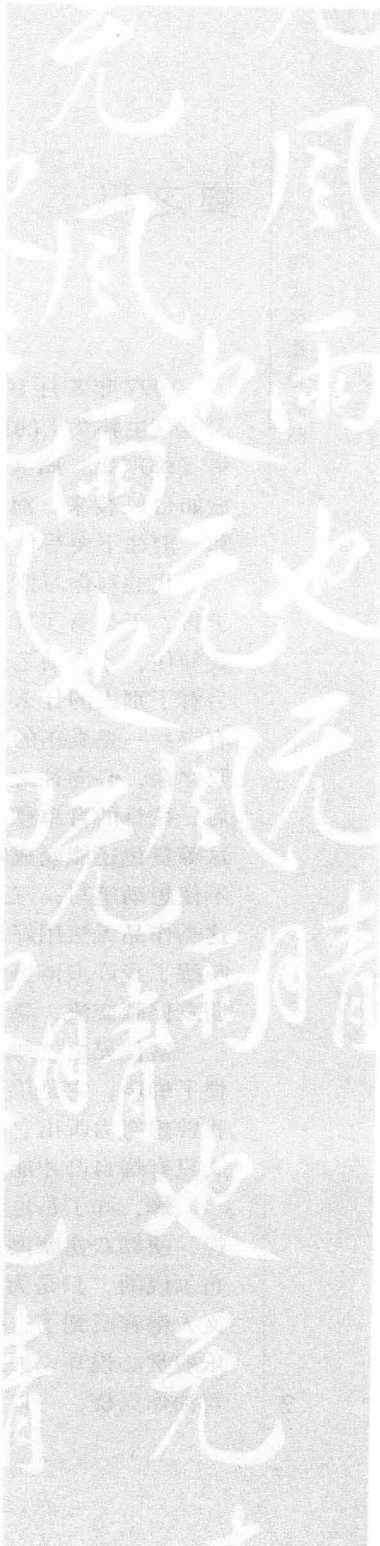
但贵在能自鸣其意，

用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想说的话，

总比拾人牙慧、

专事学舌的八哥们可爱得多。

——《蝉之和》



蝉之和

1997年8月10日上午，我到北师大王富仁教授处，谈为韩国研究生郭女士的博士论文写评语事，毕，富仁将他新出的散文集《蝉声集》赠我。回到住处，一口气读完，似有所动，写作欲如台风袭来，海潮涌来，不能自禁，随手写下三个字：蝉之和。但往下要写什么，并未想好，只觉得有许多话要说、要写。

我的写作习惯与别人不同。别人是触景生情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于是有了洋洋洒洒的文字。我则必先有一“勾魂鬼”将我勾住，才肯动笔。这个“勾魂鬼”就是他人之作。往往是因为看了别人的什么书、什么文章，才文兴突发的。细分析，大致有三：一是真正的好书、好文章，读后令我折服，拍案叫绝。赞叹之余，心向往之，禁不住想动笔写；二是拙书、拙文章，看后，往日的自卑感一扫而光，自信心十倍、百倍地猛增，心想，这等货色还能变成铅字，我好歹都比他强，不信试试！于是，禁不住想动笔写；三是一些能引起我情感共鸣、心灵共振的东西。这类作品无法用好与拙来概括，但它确实触动了我的真情实感，唤醒了我许多情感记忆和生命体检，读后，心怦怦然，像与知心朋友促膝交流，急于倾诉，而且不吐不快，禁不住想动笔写。

富仁兄之《蝉声集》当属第三类。他在序中说：“从小就听惯了蝉声，它是单调的，无趣的，并且永远是那么单调和无趣。我曾想努力听出它的意义来，但至今也没有听懂。我想，它的意义只有蝉自己才能知道吧！”

蝉，知了是也。其鸣叫，纯属生理需求。或因耐不住炎热干燥，便靠双翅摩擦，以减轻痛痒之苦；或像《昆虫记》作者法布尔说的“只是为了感觉生命的乐趣”。不期所发之声被无聊的文人墨客听到了，引发一通感慨。得意时，把蝉声说得如神仙乐般赏心悦耳；失意时，大骂其聒噪烦人，如刁婆、恶妇，恨不得油炸火烧，一口吞掉为快。其实，这与蝉们何干？真是把人

好恶建立在蝉之痛苦之上了！

法布尔曾为蝉鸣不平并热情讴歌它们。他说，它们“四年的地下苦干，换来一个月在阳光下的欢乐，这就是蝉的生活。我们不要再责备成年的蝉儿发狂般地高唱凯歌了。整整四年，它在黑暗中，穿着像羊皮般坚硬的肮脏外套；整整四年，它用镐尖挖掘着泥土；终于有一天，这位满身泥浆的挖土工突然穿上了高贵的礼服，插上了能与鸟儿媲美的翅膀，陶醉在温暖中，沐浴在阳光里，享受着世上至高无上的欢愉。无论它的音钹有多响，也永远不足以颂扬如此不易、如此短暂的幸福”。

蝉不是诗人。蝉又何尝不是诗人。因痛苦而呻吟，因欢乐而宣泄。其鸣也真，其叫也切。在我看来，比我们周围那些无病呻吟的诗人诚实得多了。

明代庄元臣在《叔苴子》中讲过一则寓言，说鸪鸽（即八哥）能效人言，自以为是，在院中听到蝉在叫便嘲笑蝉叫声难听。蝉却不卑不亢，对八哥说：“子能人言，甚善；然子所言者，未尝言也，曷若我自鸣其意哉！”译成白话即是说，“你能学说人话很好，可你自己并没说什么呀，哪如我可以把自己想表达的意思全表达出来！”一番话说得八哥“俯首而惭，终身不复效人言”。

是的，蝉声也许不如八哥动听，但贵在能自鸣其意，用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想说的话，总比拾人牙慧、专事学舌的八哥们可爱得多。

.....

读罢富仁的《蝉声集》，我觉得自己也成了一只蝉。双翅（可惜没有）也耐不住要发出声响，我确有许多话要说、要写。

四天前立秋，但暑气未减，窗外蝉声，此落彼起，不绝于耳。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云：“渔歌互答，此乐何及。”

如果是“蝉歌互答”呢？不亦快哉！

我真愿以自己的声音加入蝉们的唱和。

2000年4月9日

称呼的尴尬

几年前，与台湾导演李行先生聊天，他对大陆人随意称自己的妻子为“夫人”很有些奇怪，他说他在内地经常碰到一些朋友、同行甚至官员，只要偕太太来，总是主动向他介绍“这是我的夫人”。他说，“夫人”是尊称，只能用来称呼对方的妻子，怎么好意思把自己老婆也称为夫人呢！他认为，这种失礼可能是出于无知。他还给我举出更极端的例子，如有人称自己的父亲为“令尊”，称别人的父亲反倒成为“家父”。还有人没文化却想附庸风雅，误以为“膝下”和“足下”是标明不同辈分的称呼，写信时故意把儿子称为“膝下”，把孙子称为“足下”，让人笑掉大牙。

李行先生的话，让我为礼仪之邦的某些同胞感到汗颜。“膝下”“足下”这类用语在现代汉语中早就废弃了，如果谁还食古不化，偏以搬用古人称谓当时髦，一定有病，更何况张冠李戴，驴唇不对马嘴。但称自己老婆为夫人的，绝不是个别现象，我也经常遇到。使我感到不解的是，对这个常识性的错误许多人听了明知不对，却并不想纠正。尤其是下级听到上级这么说，客人听到主人这么说，有求者听到被求者这么说的时候，随声附和都惟恐不及，谁还想扫人家的兴！于是自称己妻为夫人的就见惯不怪了。作为被称者，或老太，或少妇，更是欣然听之，安然受之，似乎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身份。

最近，偶翻《论语》，《季氏第十六》里有段话，让我颇生感触。“邦君之妻，君称之曰夫人，夫人自称曰小童”。看来，古时只有诸侯国的国君可以称自己的老婆为夫人，即便如此，作为“夫人”的也要谦虚一番，说自己只能叫“小童”。小童一般指幼童或年幼的男仆，“入门高兴发，侍立小童清”。（杜甫）国君夫人自比小童，是在国君面前显示谦恭之意。现在，称呼问题已没那么多条条框框了。叫什么，和被叫成什么，似乎已超出有

知与无知的范畴，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世俗，而世俗又常常让人陷于尴尬。

不当叫的叫了，当叫的偏不能叫。比如，对一般人的称呼，有时就颇费推敲。改革开放之前，不用犹豫，最合适的称呼是“同志”，你喊得亲切，他听得顺耳。特别是民主党派、党外知识分子听到党员或领导干部称其为同志，有时会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后来“同志”的称呼渐渐稀少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多样化称谓。究其规律，大抵有因人而异的，也有因时而变的。因人而异即投其所好，对方喜欢听什么就喊什么。比如有的领导喜欢称官衔，你要不称官衔人家就不高兴。还有，称官衔要坚持就高不就低原则——副职正职一律按正职叫，不带“长”的，只要级别到了，不管是调研员还是巡视员，一律叫某局长某处长为最好，否则人家怀疑你有意强调他不在领导系列。在高等院校里，过去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才称呼为“先生”，如果称年轻一点的老师为“先生”，他们会不好意思的。如今，叫“先生”已不时髦了，“教授”也显得平淡了，最响亮的称呼莫过于“博导”，尽管不是一个职称，但都喜欢这么叫，仿佛“博导”一下子比教授又高了几级。称呼在投其所好方面做得最到位的是歌厅酒吧里的服务小姐，顾客岁数再大，哪怕是耄耋老翁，她也会娇滴滴地喊声“大哥”。

因时而变的，则属于世风使然，“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”，不一定是说话者想投其所好，充其量是为赶时髦而已。改革开放后，我们跟港台来往频繁了，过去被我们抛弃视为不屑的称呼，逐渐成为我们的时髦。如，先生、太太、小姐乃至老板之类。我观察因时而变的又分两种趋势，一是趋雅，一是趋俗。趋雅者，如前所说称夫人，称令尊，称家父的即是。趋俗者，则越腻越好。如“老公”、“老爸”、“妈咪”、“哥哥”（读作“葛格”）、“妹妹”（读作“美眉”）之类，五花八门，难以尽述。

我厌恶投其所好的称呼，对追赶时髦的称呼也不敢轻易苟同，于是，常常陷入尴尬。过去的老同事提拔了，当了官，见面后我还是改不了口，叫人家小某或老某，时间长了，人家有些不悦，可我还蒙在鼓里。后来听别人转告，说我故意摆老资格，

我才恍然大悟。前不久，我到一家商场购物，向女售货员喊道：“喂，同志，请给我拿这件衣服看看。”连叫数声没人搭理，反引来周围顾客好奇的目光。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称呼不妥，啥年月了，还叫人家“同志”！我立刻改口称“小姐”，那位售货员才悠悠地从柜台的另一端走过来问：“先生，您要什么？”

称呼的尴尬，有时使我变得过于敏感可笑。如在大庭广众的场合介绍女性来宾，究竟称小姐好还是称女士好，就颇伤脑筋。因为，结过婚、岁数大的女人有时希望你叫她小姐，而没什么文化、岁数很小的女孩倒喜欢你称她为女士。真可谓“羊羔虽美，众口难调”，“称呼虽美，各有所好”啊。记得到云南瑞丽，听导游讲，缅甸人的称呼比较容易，他们不论男女都有名无姓，区别长幼尊卑只在名字前加一个字就行了。如男性通常加“貌”表自谦，对长辈或尊者加“吴”表敬重，对平辈或年轻男子加“郭”表客套；女人彼此一般都加“玛”意即姐妹，对年长或受尊敬的女性才加“杜”，相当于我们中国人说的“姑姑”或“阿姨”。虽然有些简单，却省去许多麻烦。然而，中国是文明古国，在称呼上断然不会如此粗略的。难矣哉！

称呼本来并不复杂，可不知何时变成社会关系学研究对象了。会不会称呼别人，成了会不会说话，会不会为人处世的一个衡量标准。称呼的尴尬，使我一方面惊讶于世界变化之快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，时髦成古董，古董成时髦；另一方面，又痛感人情的矫饰和造作。人世间纯真的友情、爱情和亲情正经历着世俗的冲击和考验，称呼只是一种表征。我真心期盼，随着精神文明的成熟和发展，总有那么一天，称呼将不再那么复杂，不再那么尴尬。

2005年11月5日